



晨斋老人夫妇七十寿家庭合影,1941年

南通老照片

轶闻掌故

老红军王范:
《暗战》真明星,
保卫毛主席

□彭伟 周莉

数年前,谍战片《暗战》大红大紫。剧中一位名叫李涯的特务,徘徊在枣园外,准备暗杀毛主席。他的原型就是军统特务沈辉(1913—1994)。获破延安间谍案的真人,是延安保安处的王范,而非剧中主角余则成(潜入军统的谍报人员)的原型。

说起王范与沈辉,都与红十四军有些渊源。沈辉曾是名将张爱萍(红十四军二大队政委)的学生。王范(1905—1967),如皋东乡人,早年加入红十四军地方部队,后去上海从事地下工作,再去延安从事保卫工作。新中国成立后,他出任上海市检察院检察长等职,与毛主席、周总理、朱德委员长、郭沫若副委员长等名人,均有交往。

1937年10月,王范服从组织安排,前往延安工作,易名王凡,进入中央党校学习。翌年4月,他进入边区保安处工作,后任职副处长等职,肩负起保卫党中央、毛主席的重担。《国民党刺客暗杀毛泽东事件揭秘》记述,1938年4月,萧致平教授(后来更名陈致平,女作家琼瑶的父亲)及其助手沈辉来延安参观。一个月后,年轻的沈辉要求留在延安,加入革命队伍。沈辉真名沈之岳,他读过马列著作,还懂英文、俄文,枪法不错,文武双全,颇得戴笠赏识。他笑里藏刀,心狠手辣,早前诱杀过七八名共产党员。潜伏延安之前,他向陕西特务头子毛人凤立下军令状:见机行事,刺杀毛泽东、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。

保安处按照惯例,对他进行政审。处长周兴托人调查他在中央大学的情况(戴笠早有准备,伪造学历等档案),未曾发现疑点。其间,副处长王范受周处长的委托,与沈辉聊天。他发现自称河南人的沈辉(实为浙江仙居人),说起话来,总带有一些江浙口音。沈辉连忙“解释”,他小时长期住在上海的舅父家,侥幸应付过去。作为一名老练的特务,沈辉被吓得够呛,只能藏起“狐狸尾巴”。他从不去枣园(毛主席驻地)、杨家岭(中央机关驻地)。发现同伙的暗号,他也不去接头,因而不曾暴露。

中共中央情报部门先后两次转告边区保安处,延安城外发现敌特电波。为了扫除延安城内的敌特组织,周兴、王范等人,精诚合作。王范及时出击,换上便装,深入群众,排查线索。经过侦查,王范发现多名行踪可疑的嫌疑人:麻家铺的还俗僧人、小杂货店老板谢仁义、七里铺乡镇小学张校长等。不可打草惊蛇,周兴、王范派人秘密监控他们的一举一动。待到证据确凿后,王范带上手下,前往延安郊区,将八名敌特分子一网打尽。其中七名被捕,还有一名(还俗僧人)拒捕被击毙。特务们供认不讳,他们计划潜入枣园、杨家岭,在井中下毒,杀害毛泽东等中共主要领导人。另有被捕的延长县县长周景龙供出重要线索:军统已有一名杀手潜入延安杀害中共领导人,不知何故,迟迟未曾动手。

周兴、王范布下天罗地网,只等瓮中捉鳖。大势已去,沈辉已是惊弓之鸟,悄然撤离延安,后出任过国民党调查局局。因为破案有功,党中央、西北局分别对周兴、王范予以表彰和奖励,毛泽东在一次内部会议上,还点名表扬破获此案的首席功臣——王范。

海陵旧话

蔡嘉树其人(上)

□徐继庚

对于“一柱楼诗案”,人们永远的兴趣点是徐述夔,而对另一位主人公蔡嘉树,却是很少关注。对他的了解,仅仅来源于当时大臣奏折与皇帝上谕中的片言只语。乾隆说他“挟制以快其私,非实心尊君亲上”,大学士阿桂等说他“早属知情,不即举首,直因争控田地,挟嫌出告”。在世人的眼中,他更是一个坏透了的人,民国时释灵石斥之为“土劣下种”,说他“想置人死地,灭人家族为快”。蔡嘉树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?隔着二百多年的时光,一切早已漶漫不清。正如叶文瀚在民国七年的《记徐氏一柱楼诗狱始末》一文中所写:“由童时至衰老,听里人谈其事,言人人殊,而记载不传,鼓词稗说,附会诞妄,又不足信,故里一大痛史,无以传而后信今,恨事哉!”难道我们就真的无法一睹历史的本来面目?

还好,近来翻阅蔡观明于民国十九年总纂的《栟茶蔡氏宗谱》,其中对蔡嘉树时有记述,这让我们得以透过浓浓迷雾,能够近距离打量这位“一柱楼诗案”的始作俑者。

蔡氏自元末避乱由苏州虞山渡江至栟茶场,绵延翼翼,子孙繁衍,以力农富而成栟茶第三著姓。始迁祖蔡希古为第一世,至蔡嘉树时,已为十六世了。在《栟茶蔡氏宗谱》卷之八中,记有蔡嘉树条目:

梁,字嘉树,生于清雍正九年辛亥十二月初七日亥时,国学生,卒于清嘉庆三年戊午九月二十三日巳时,年六十八岁。

蔡嘉树名梁,嘉树是他的表字。乾隆四十二年(1777)冬,徐

已经去世,他的大儿子徐食田只有十九岁,二儿子徐食书才十五岁。徐食田年纪再轻,也知道买卖从来没有这么做的,自然不会答应,很果断地拒绝了。蔡嘉树却不慌不忙,一纸诉状把徐食田告到东台县,他将徐食田祖父徐述夔的遗著《一柱楼诗集》呈控,指出《一柱楼诗集》中有“诋毁本朝”之语。接下来,双方你来我往,事件不断升级,终于酿成震惊朝野的“一柱楼诗案”,徐述夔、徐怀祖被开棺戮尸,徐食田、徐食书等人都被砍了脑袋,许多人受到了牵连。

这里记录了所有宫廷档案都没有记载的一件事,就是关于蔡嘉树赎田的最初缘由——“以建坊故,介而求赎”,一切都是为了宣扬叔母的美德,所以才这样做。传中提到是他长子蔡瑚投递呈词给刘墉,才使本案为乾隆皇帝所知闻,这与当地的民间传说相吻合。但在所有的朝廷档案中,投递呈词的是童志璘,并没有出现蔡瑚的名字。民间说童志璘是蔡家的管家,我推断,去金坛找刘墉,应该是蔡瑚与童志璘一同去的。当时蔡嘉树因“诬告反坐”已经被拘监,如果蔡瑚再因诬告而反坐,那么蔡家将没主持全局之人,他的诸弟皆幼小,最大的十三岁,最小的才两岁,故而由童志璘出面。我们细看刘墉的奏折,童志璘在呈缴徐述夔诗集时,用的是“既见此书,恐有应究之语”,此句能进能退,足见用心良苦,内心的担忧也是显而易见。蔡瑚在《栟茶蔡氏宗谱》中有记载:

瑚,字景贤,号荫石。生于乾隆十九年甲戌五月二十一日丑时。敕授宣德郎,候选直隶州同知。公派居长,世居场南蔡家楼,后分迁岱河镇,笃行,仗公董理如邑市镇捐务事,载《如皋县志》。卒于嘉庆二十二年丁

丑四月初四日亥时,年六十四岁。

“一柱楼诗案”发生时,蔡瑚年仅二十五岁。

传中并没有说将田地卖给徐家的那个人是谁,在阿桂等人奏折中,我们知道是蔡嘉树的堂弟蔡耘。然而遍查《栟茶蔡氏宗谱》,却无蔡耘其人。蔡嘉树有两个堂弟,一为蔡栎,为三叔蔡魁之子,生卒配葬俱失考,蔡嘉树三子蔡珖就继嗣给他;一为蔡松,是二叔蔡廉的独子,谱中对他记载如下:

松,字联村,一字安树,号鹤轩。生于乾隆十一年丙寅四月十二日午时。国学生,恩膺栗帛。卒于嘉庆十三年戊寅十二月二十一日申时,年七十三岁。

当地的传闻,出售蔡家田地的就是这个蔡安树。蔡嘉树这一辈取名皆从“木”旁,所谓“蔡耘”者,当为“蔡松”之笔误。蔡安树售田给徐怀祖时,最多也就三十岁左右,真不知把他祖茔在内的数百亩卖出的目的是什么。他的父亲在他十三岁那年已经去世,除了母亲缪氏外,家中无其他长辈在世。

整部《栟茶蔡氏宗谱》中,涉及“一柱楼诗案”的文字,仅此短短一篇《十六世嘉树传》,谈及对方时,连“徐”字也没出现,而是用“他族,世姻也”代替。在传的最后,强调此案结局实属意外,并非蔡嘉树的初衷,而是朝廷另有忌讳,这笔账千万不可以记在蔡嘉树的头上。这里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细节,在乾隆三十三年三修家谱之后,蔡氏家族又陆续增修,主持者正是蔡安树的儿子蔡珩,蔡嘉树的孙子蔡应旸、蔡绍遵以及其重孙蔡占魁、蔡占先等人。而民国十九年重修《栟茶蔡氏宗谱》的总纂蔡观明,就是蔡占先的孙子。

张謇与张裕钊

□管劲丞

钊问古文法。

光绪六年(1880),张謇、范当世因裕钊同在扬州,遂联袂往谒,相见于舟中。同年七月,范复在南京介绍朱铭盘往谒,张裕钊认识三人

是有先后的。

姚永概作范当世墓志,叙述这一段渊源,谓武昌张裕钊客江宁,见张、范、朱三先生,大喜,诧曰:“吾一日得通州三生”。张孝若作其父传

记,引用,又变成“张公文中,也有‘一日而得通州三生’。”和张謇手谱及张裕钊“赠范生当世序”不同。张謇范序手书作小横幅,今藏南通博物馆。

旧文新刊

清同治十三年(1874),孙云锦以候补道在南京任发审局委员,张謇应聘为书记,此其游幕生涯之始。同年八月,孙为介见凤池书院山长武昌张裕钊,謇从裕